



91408

北史演義卷八

玉山社 綱草亭編家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八卷

太后垂簾重聽政

統軍滅賊致亡身

話說衛可清領了父親密計。便至城下。單要統軍出戰。再叫軍士辱罵以激之。統軍大怒。挺身出戰。戰了數合。可清佯敗而走。統軍不捨。追有里許。伏兵齊起。將絆馬索曳翻馬脚。統軍被擒。眾兵將他綁了。推至

北史演義

卷八

城下

可惜墮其術中

招其二子道。來降免死。不來。即斬你父。

賀拔允弟兄見了。嚇得魂飛天外。飛馬出城。高叫道。

勿傷吾父。願相從也。眾兵把統軍擁入軍中。賀拔允

兄弟直至營前。下馬求見。可孤父子忙到帳外相迎。

斯時統軍已釋縛上坐。見二子至。揮淚道。勢已如此。

只得在此投順。但負了楊將軍耳。可孤大喜。一面款

留父子在軍。一面便去攻城。城中連失三將。慌亂起

來。半夜城破。人民被殺。楊鈞一門盡死。可孤破了懷

朔。便請統軍寫書。以招破胡。統軍許之。那知破胡將



近武川。前一日其城已破。正是烽烟交迫時候。破胡慌了。帶轉馬頭。忙卽奔回。正行之間。望見前面一隊兵來。上書賀拔統軍旗號。來得奇突。心下疑道。我父親爲

何在此。勒馬問之。只見一少年將軍。出馬拱手道。統軍不在這裏。我是衛可清。奉主命來請將軍。有統軍手書在此。便叫軍士呈過。破胡看了。果是父親手筆。嘆道。父兄旣在彼處。我復何往。遂下馬與可清相見。並馬而回。來見可孤。可孤下座握其手曰。他日富貴。願與將軍共之。破胡拜謝。少頃來見統軍。兄與弟皆

北史演義

卷八

二

在帳中相見後。各自嘆息。只得權時住下。再圖機會。其時臨淮王不知兩處已失。領兵前來。行近朔州。遇着拔陵兵馬。被他殺得大敗。依舊退回雲中。補清臨淮來援

安北將軍李叔仁領兵五萬。亦來救援。屯兵于白道谷口。拔陵乘夜襲之。亦大敗而退。朝廷知臨淮叔仁軍敗。皆削其官爵。命李崇爲北討大都督。鎮恒朔。以禦強寇。鎮軍將軍崔暹皆受其節制。崇欲停車固守。且莫與賊交鋒。伺其便而擊之。暹不遵崇令。引兵先出。正遇賊帥衛可孤邀截大戰。殺得官軍死者死。逃

者逃。崔暹單騎奔還。折了十萬人馬。

無謀無勇之可將。憤會悞事。

孤使人飛報。拔陵大喜。乘勝而前。又催各道賊兵。并力來攻李崇。崇力戰却之。遂相持于雲中。崔暹兵敗。李崇奏知。帝方不悅。又有雍州刺史元志上奏。莫折念生與弟天生反于秦州。攻破高平鎮。殺了鎮將。赫連畧官兵莫敵。帝益懼。因念母后臨朝。天下未嘗有事。今反亂相繼。無人爲朕分憂。從盜勢猖狂。帝心憂懼。脫卸出太后。復政連。俗無逆。屢欲往見太后。苦爲劉騰所制。那知騰惡滿身死。左右防衛漸疎。義亦不甚經意。時時出遊于外。

北史演義

卷八

三

留連不返。帝后母子復得相見。正光五年。帝年十四。頗悔從前所爲。得罪太后。時值中秋節。近率諸王貴臣等十餘人。朝太后于嘉福殿。時元義不在。太后設宴留飲。酒過數巡。太后對帝及羣臣曰。我自還政後。被幽于此。子母不聽往來。雖生猶死。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道于嵩山。閑居寺中。以了終身。因自卸髮。欲將金剪去。帝及羣臣皆叩頭流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必欲出家。帝乃使羣臣皆退。獨留嘉福殿。與太后共語。太后細訴從前被幽之辱。思念之苦。太

后泣。帝亦悲不自止。是夜遂宿太后宮中。明日亦不

出宮。

孝明尙有孺慕心。

與太后坐談至夜。太后曰。今夕中秋

佳節。可召皇后潘妃到來共賞良宵。帝曰。兒與太后

相疎已久。遇此良夕。當侍太后細談。裏曲不必召彼

來也。太后見帝意誠。乃于月下密語帝曰。自元義專

政。朝綱大壞。以致人心愁怨。盜賊四起。今若不早除

之。天下必至大亂。社稷將危。帝何尙不知悟耶。帝聞

大驚。乃告于太后曰。見近來亦不甚喜他。因其能順

朕心。稍效勤勞。故不忍棄之。

將順之臣。未有不是小
人者。奈孝明之不察何。

北史演義

卷八

前日私將先王宮女竊回。朕笑其愚。置之不問。近內

侍張景嵩亦告我曰。元義將不利于我。我尙未信。太

后在內。何由知之。太后曰。滿朝文武。皆知其姦。何獨

吾知。正恐帝不相信。故皆緘口不言耳。帝退。於是深

匿形迹。待義如故。

孝明尙有作用。

一日對義流涕。言太后有

忿恚語。欲出家修道。不聽其去。必憂鬱成疾。朕欲任

其往來前殿。以慰其心。義殊不以為疑。勸帝任其所

欲。后於是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義嘗舉元法

僧為徐州刺史。法僧反。義深自愧悔。于帝前自明。無

他太后謂之曰元郎若忠於朝廷何不解去領軍以
餘官輔政。義乃求解領軍。帝從之。然義雖解兵權。猶
總任內外。殊無懼意。宦官張景嵩怨義。言于帝之寵
妃潘貴嬪曰。義欲害嬪。嬪泣訴于帝。曰。義非獨害妾。
又將不利于陛下。帝信之。母命雖從究不若枕邊一訴因義出宿
解義侍中。明旦義將入宮門者不納。義始懼。六年夏
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聽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發
墓散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除義名爲民。其黨侯
綱。賈粲等皆出之于外。尋追殺之。籍沒其家。惟義以

北史演義

卷八

五

妹夫故。尙未行誅。

九人

一日義妻侍太后側。侍郎元

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義之罪。

語一

破太后默然。未幾有告元義及弟元瓜。通同逆反者。

乃並賜死于家。朝野相慶。皆云大姦已去。太平可致。

卽陷在賊中者。亦思忠義自効。脫身返正矣。話說武

川鎮有一人。雙姓宇文。名肱。其妻王氏生三子。復懷

孕。將產之前。夢抱腹中小兒。繫繩升天。將至天門。爲

繩短而止。及生子時。雲氣滿房。如羽葆飛蓋之狀。罩

于身上。肱大喜曰。此子他日必貴。名之曰泰。字黑獺。

卽周朝開基主也。快下字文創業先用重筆提清自衛可孤破了懷

朔又取了武川兩鎮。人民皆被擄掠。壯者悉點為軍。

於是宇文父子五人皆為可孤軍士。其第三子洛生。

年十九。武藝絕倫。四子黑獺。年十六。膽畧過人。身長

八尺。髮垂至地面。有紫光。人望而異之。然困龍虺。伏

不得不屈在人下。一日可孤在營中設宴。享其將士。

至晚皆散。宇文洛生逡行各營。見一壯士執刀倚于

營門之外。對天長嘆。嘆罷揮淚。寫出英雄困辱境象洛生異之。

因向前問其姓名。那壯士見洛生神情亦異。乃吐實

北史演義 卷八

告曰。我卽賀統軍之子。賀拔勝是也。本懷朔尖山人。

不幸我父被擄。兄與弟皆降。不得已屈身在此。有懷

鄉戀國之心。恨無冲天羽翼。俯首事賊。因此感傷。君

乃何人。而來問我。洛生聞言大喜。乃謂勝曰。我是武

川鎮宇文肱之子。不幸家屬被擄。委曲圖存。只得為

賊軍士。心實不甘。將軍若有報國之心。小子豈無復

讐之志。我二人同心併力。殺可孤如反掌耳。英雄相遇各吐

實情謀事焉得不成。勝大喜。遂相密訂。各去通知父兄。暗中糾

合本鄉豪傑。臨期同發。一日衛可清欲往尖山打獵。

可孤許之。乃曰：須賀將軍。及二郎同去。

自尋死路

父子欣

然聽命。當日前皆上馬。統軍又命宇文肱、宇文洛生爲馬軍，帶了弓箭隨後。共馬步三百一齊前往。到了尖山，命三百軍士屯在山下。可清祇帶隨身軍士數人同賀家父子及肱與洛生上山採獵。忽可清馬前跑過一鹿，可清連發三箭，皆不能中。因謂勝曰：將軍爲我射之一箭，而中。當以黃金十兩爲賞。勝拈弓在手，一箭正中鹿背。可清贊道：將軍真神箭也。勝微微笑道：此何足奇。我再射一物與你看看。可清道：射何

北史演義

卷八

七

物。勝拽開弓，喝道：射你。可清未及回答，早已一箭穿

心，跌在馬下。

快語快事

衆大驚，四人動手，盡殺其親卒數

人。一齊飛馬下山。宇文肱提了可清首級，高叫軍士

道：衛可清已被賀將軍誅死，有不從者，以此爲例。衆

皆懾伏，不敢動。遂命洛生先往城中，知會本鄉義旅。

以爲內應。統軍與宇文肱押後，破胡爲先鋒，殺入城。

來時，可孤正坐軍中。忽有軍士報道：小將軍在尖山

被殺。可孤大驚而起，方欲號召諸將，却被破胡一騎

冲入營中，大喝道：逆賊看槍攔心一刺。頓時畢命。

疾雷

不及掩耳。手下軍士素懼破胡威名。誰敢相抗。也有
殺之甚便。也有奔歸拔陵的。十萬賊兵一時潰散。
跪下投拜的。也有奔歸拔陵的。十萬賊兵一時潰散。
賀統軍入城。一面安撫人民。招集士卒。一面備文申
報。因向勝道。此事須申報雲州刺史費穆。令其轉奏
朝廷。但拔陵人馬處處皆有。路上恐防有失。必得汝
去。我始放心。被胡領命。備好文書。隨即起身。果見賊
兵滿道。然聞賀拔勝之名。皆不敢攔阻。不一日到了
雲州。以申文投進。見了費穆。備訴情由。穆大喜道。此
皆將軍父子之功也。待我奏知朝廷。自有恩命留宴。

北史演義

卷八

八

三日。大相敬愛。謂勝曰。雲州苦無良將。故不敢與賊
交鋒。如得將軍助我。何懼拔陵。且武川懷朔。倘有變
患。亦可緩急相救。此句深入破胡耳中。欲屈將軍在此。為朝廷

出力。幸勿拒我。勝見其言有理。又情意難却。遂留雲
中。却說拔陵。聞可孤父子被殺。心中大怒。乃親提二
十萬眾。殺到武川。洗蕩一方。為可孤報讐。統軍聞之。
與諸將計曰。拔陵領二十萬人馬。前來報讐。城中兵
卒不滿八千。半皆疲乏。何以御之。宇文肱曰。今當分
兵屯于城外。為犄角之勢。先截其來路。使賊兵不能

臨城可免坐因

此計何嘗不是其如孤城無援衆寡不敵何

統軍從其計

遂命宇文父子引兵二千屯于城西。二子允與岳引兵二千屯于城東。自領餘衆在城把守。調遣方畢。報賊兵已近。賀拔岳引軍五百先來截殺。與賊將交戰。不上數合。賊兵敗走入山。岳卽追下。又遇一將狀貌猙獰。接住交戰。良久未分勝敗。那知拔陵兵馬分頭而進。一路去戰賀拔允。一路去戰宇文肱。自將輕騎掩襲武川之城。兩路之戰勝負未分。而武川已陷。賀統軍被亂箭射死。可惜其時賀拔岳未知城破。盡顯平

北史演義

卷八

九

生本事。提鞭打死賊將。方得脫身。只見賊兵大隊已過尖山。如潮如海。盡奔武川。心中大驚。恐怕武川有失。父親性命不保。飛馬回城。聽見前面喊殺聲高。冲入陣內。正值可泥困在核心。忙高叫道。哥哥且莫戀戰。快去城中保護要緊。二人併力殺條血路。便走奔至城下。見一執鎗軍士。已把統軍之頭懸示城上。二人肝腸盡裂。可泥忙發一箭。軍士應弦而倒。連頭滾下城來。二人捧頭大哭。然親軍已散。四面皆是賊兵。倘有疎失。一門盡死。賊手不如保全性命。以圖報復。

於是將頭埋於城下。拍馬向南而逃。其時宇文肱亦在城西。與賊相持。見賊兵破城而入。賀統軍死于亂軍之手。兩個兒子亂中失散。不知去向。看來勢大難敵。徒死無益。只得帶了殘兵千餘。望西而遁。極忙中皆敘得極却說拔陵知賀拔兄弟。兄捧其父頭而逃。去向不遠。遂命驍將赫連信衛道安。帶領三千勁卒趕上擒之。二人奉命而去。未識賀拔兄弟能逃得脫否。且聽下回再續。

孝明以幼冲登極。始而母后柄政。繼爲劉騰元

北史演義

卷八

十

義所惑。權又歸焉。苦其時無一二剛正大臣。維持其間耳。及劉騰已死。復得母子相聚。依依膝下。愛慕情深。尚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賀拔度父子始而守城拒賊。乃爲賊所算。不得已而從之。卒能報讐殺賊。可爲人豪。雖以衆寡不敵。沒於軍陣。不失爲忠。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

北史演義卷八終

北史演義卷九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九卷

騁騎射沃野遇仙

迫危亡半山避寇

話說賀拔允賀拔岳弟兄二人因失了武川拍馬逃去在路相議道今番雖留性命但干戈擾擾何處可以容身允曰現在廣陽王鎮守恒州去此不遠不如投奔他去正行之間聽見後面喊聲大起岳曰定有

北史演義

卷九

追兵趕來兄請先行弟自在後拒之允曰雖有追兵何足爲懼言畢山坡下冲出二將喝道我赫連信衛到安在此你二人快快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岳大怒道吾賀三郎也誰敢阻我赫連信挺鎗便刺岳以鞭架開趨勢一鞭赫連信腦袋皆破倒于馬下衛到安方欲上前助戰被賀拔允手起一刀斬爲兩段衆兵見主將盡死驚懼欲走二人手起刀落殺傷無數然後任手緩轡而去一日來到恒州見了廣陽王哭訴情由廣陽大相敬重留在軍中各授偏將之職其

時勝在雲中忽聞父親被殺。哥弟皆逃。

安頓賀拔勝文無漏筆

呼天搶地痛哭不已。恨不得卽時報讐。費穆慰之曰。老將軍爲國身亡。自當奏知朝廷。以旌其功。將軍正當善保此軀。報効君親。勝強忍哀痛。安心住下。今皆按下不表。再說賀六渾在京中。遇見叔父高徽。擔擱兩月事畢回家。合家相見大喜。其時拔陵未反。鄉土猶寧。六渾已有隱憂。廣結四方豪傑。不惜罄囊費產。唯昭君知其意。餘人不識也。內干嘗謂歡曰。汝雖好客。何揮財如土。若此歡曰。向在京師。見朝綱顛倒。君

北史演義

卷九

弱臣強宿衛。擅殺大臣。而朝廷不敢問。大亂至矣。財帛豈可守耶。

英雄自有先見之明

與其留供盜賊之用。不若用

結豪傑之心。緩急可以得助。內干然之。因出貲財以助其費。於是六渾門前常多車轍馬迹。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咸陽孫騰懷朔侯景廣寧蔡雋皆一時豪傑。與六渾深相結納。往來無間。其後高樹夫婦相繼而卒。六渾營葬于山南。有弟永寶尙幼。歡撫之如子。平城庫狄干家資巨富。身授平虜將軍之職。慕六渾名。知其有妹雲姬。求娶爲婦。以結好

子歡既而昭君生一子名曰高澄字子惠歡自葬親後益不事家業招集豪士以射生採獵爲事。婁昭學習武藝亦朝夕爲伴。一日劉貴到來從者手中擎一白鷹毛羽如雪。六渾見之謂貴曰此鷹可愛從何得來。貴曰有一外路人帶來。吾以五百貫買之。明日我們同到沃野地方打獵以觀此鷹搏擊之能。六渾欣然便邀尉景蔡雋賈顯智司馬子如黎明齊集共往沃野。次日輕弓短箭一齊騎馬而去。那知一到沃野過了多少山岡並無禽獸。六渾道素聞沃野野獸最

北史演義

卷九

三

多如何今日沒有一箇話猶未了。只見南邊獵出一兔。從白鷹引出赤兔平地忽起一峯漸入無窮佳境身如火塊眼似流星。六

渾就發一箭弓弦響處赤兔忽然不見拍馬趕去。却見那箭射在樹上拔之不出正驚異間又見赤兔在前亂跑及搭箭在手兔又不見纔收了箭兔又在前面。六渾怒道此兔莫非妖怪敢如此戲我。劉貴便將白鷹放起來博赤兔。鷹隨兔往終博不着。六人緊緊相隨約過三四里路來至一處後面一帶山岡靠山幾間茅屋屋外幾株合抱大樹前有石澗水聲潺潺。六

渾謂衆曰。此處大有林泉景致。停馬細看。忽見白鷹起在前面。赤兔正在其下。茅屋中獵出一隻捲毛黃犬。一口將赤兔咬死。白鷹下來亦被黃犬一口咬死。六渾大怒。搭箭在手。喝聲道着。黃犬應弦而倒。衆人皆道。雖殺黃犬可惜。壞了白鷹去罷。回馬正行耳邊。忽如雷震一聲。犬喝道。誰敢無禮。殺我黃犬。回頭一看。有兩個大漢身長一丈有餘。眼如銅鈴。面似藍靛。趕來拿人。六渾正待迎敵。被他一手拖住。輕輕提下鞍轡。橫拖倒拽而去。極一個又來拿人。衆人見力大

北史演義

卷九

四

難敵。拍馬而走。走得遠了。勒馬商議道。六渾被他拿住。還當轉去解救纜好。於是回馬復來。那知兩個大漢已將六渾綁在樹上。喝道。你殺我犬也。須殺你。以償犬命。六渾極口分說。只是不理。一個走進屋裏。取出剛刀一把。舉手要殺。駭絕斯時六渾命在呼喚。衆人望見兇勢。個個嚇得魂膽俱喪。忽見屋內走出一個年老婦人。蕭蕭白髮。手持拄杖。連聲呼道。我兒勿傷大家。快快放了。高二人聽了。急忙將刀割斷繩索。

放了六渾。就請六渾屋內去坐。六渾隨入見。雖是茅

舍亦甚寬潔。老婦向前稱謝道：我二子空有兩眼，不識大家，悞相觸犯，乞恕其罪。六渾謝道：不敢，但見老婦，雙自俱盲，口口稱他大家，未識何意，却說五人望見白髮婦人，救了六渾，進去同至草屋前，下馬而入。老婦亦命二子接進，留坐，曰：此皆貴人也。今日蓬門何幸，大家及貴人偕來，但家貧無以待客，呼二子道：尚有村酒數斗，庄羊一腔，可烹以佐酒。二子應諾而去。六人謝了，便問道：婆婆，令郎俱有非常之勇，何爲埋沒山中？婆婆道：老身兩目不明，全靠二子打獵爲

北史演義

卷九

五

業住此久矣。六渾道：婆婆目不能視，何以知吾等前程？婆婆道：吾善相術，一聞人言，便知貴賤。於是六人皆起，請相婆婆，用手捫摸相。六渾曰：此大家也，貴不可言。相尉景位至三公，相司馬子如，富貴最久。相劉貴，蔡雋皆將相封侯，惟相賈顯智心地不端，爲人反覆。雖有高官厚祿，恐不得善終。然五人雖貴，指揮總出大家也。相畢，恰好搬出酒肉，六人正在饑渴時候，一齊坐下飽吃一回，然後起身謝了，便卽告別上馬而行。行有里許，六渾道：此婦大賢，日後倘有好處，當

報此一飯之德。惜未問其姓名。不得少當轉去問之

六人並馬而回。及到舊處。茅屋全無。那有一個人影。

奇惟有大樹數株。依然在望。六人大驚。道原來三個

俱非凡人。乃是神仙。化來指示吾等的。劉貴道若應

其言。我們固有好處。高見日後。定有帝王之分。豈非

大幸。蓋當時稱天子曰大家。故貴以爲六渾賀一路

說說笑笑。行至沃野。慎是夜同宿劉貴家。明日各自

回去。六渾回到家中。因對昭君訴說昨日之事。昭君

且驚且喜。道據老婦言。君必大貴。但當保身有爲。不

北史演義 卷九

六

可乘危蹈險。以致不測之憂。六渾點頭稱是。從此歡

益自負。遠近聞其事者。益傾心六渾。待之有加。正如漢高

斬白蛇時氣象正光五年。昭君又生一女。名曰端愛。卽魏靜

帝后也。先時高澄生時。昭君夢見雲中白龍一條。分

爲兩斷。慮其後雖貴。立業不終。及生端愛時。夢見明

月墜于盃中。吸之立盡。知其後亦必貴。三朝後親友

作賀飲酒。飲罷共往白道南山採獵。却說其時正值

拔陵攻破武川。因殺了他大將衛可孤。洩怒于一方。

令衆將各領人馬。四處抄掠。殺害百姓。又差大將韓

樓統兵十萬自五原而來去與廣陽交戰打從白道
村經過村中攪得粉碎房屋被燒人民死者死逃者
逃內于百萬財產頓時化爲烏有

轉眼之頃玉石俱焚亂世往往如是

六渾同了婁昭等數人正在南山打圍離家約有三
十里忽見火光冲起黑烟連雲六渾大驚知有賊兵
到了急與衆友庄兵五六十人飛奔回村果見賊人
縱兵大掠殺人放火賊殺之聲如沸六渾對衆人道
此處已有賊兵阻住你看重重叠叠約有十萬人馬
如何過去我們須要齊心併力有進無退殺入村中

北史演義

卷九

七

或救得各家性命不然徒死無益也衆皆領命六渾
當先妻昭押後一齊捨命冲入賊衆見是數十鄉兵
不以爲意便來擋住去路六渾舞動神鎗連傷賊兵
數十衆皆辟易於是衆人隨了六渾殺出核心及到
村中但見烟火迷目屋宇無存各家眷屬都不知何
往

殺入村中不見眷屬文勢一跌

六渾失色婁昭馬上大哭二人正

在淒惶只見一人飛馬前來高叫道二位官人勿在
此擔擱了兩家人口都逃在南山樹林中專望二位
官人前去救護其人乃婁家內丁頗有膽勇故此尋

來通信二人聞知大喜率領眾人卽奔往南山那知賊兵旌旗滿路山前山後已結滿營寨六渾謂昭曰兩家眷屬男女俱在水火之中今夜或可救之明日皆被擄矣忙同婁昭奮勇而前大叫來軍放我上山各不相犯賊兵見其驍勇且日色已昏恐損士卒不與爭鋒乃分開一路放他過去二人引了庄兵尋路上山直至山頂之上見無數逃難人民都避在樹林中見了六渾皆高叫道高大官人來可救我等性命矣六渾尋見家屬人人都在單失散了高澄一人

尋見

北史演義

卷九

八

眷屬失散高澄文勢又一跌

昭君不勝悲切六渾嗟嘆幾聲可惜

此子喪于賊手因語婁昭道失去只索罷了現在兩家人口在此總非安身之所須當保護下山方有生路婁昭見夜黑難行猶豫不決忽賊聲大起滿山一片火光樹木皆焚

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處亂可危

二人卽忙上馬百

姓強壯者及庄兵人等各執鎗刀六渾親自約束分爲數隊在前領路殺下山來賊兵抵敵不住並得逃脫招呼眾人速往牛豆山去此山在南山之北地僻而險山上有菩提寺寺極廣大可以容眾故六渾領

衆往避至寺。僧皆逃竄。衆遂屯聚寺中。當夜驚魂未定。過了一宵。不見賊兵到來。人心始安。共慶更生。唯有昭君不知高澄下落。思欲遣人尋覓。猶恐賊兵阻路。後有上山來者。報說賊兵雖去。村中焚掠幾盡。老幼無存。房屋皆爲白地。眼見高澄性命定然不保了。昭君聞之。悲哭不已。只見一個喜鵲飛向簷前。對了他喳喳的亂噪。極忙中偏有此閒筆昭君止了眼淚。便對鵲祝道。鵲兒。你莫非知我兒子下落。尙未喪命。特來報信麼。如果未死。你須飛下地來。向我長噪三聲。那鵲果

北史演義

卷九

九

然飛下。長噪三聲。向南飛去。昭君道。鵲兒向南飛去。此兒必在南方。忙卽喚人往南尋覓。但未識高澄果在南路。可以尋得着否。且俟下回再看。

大凡爲帝爲王之人。未貴顯時。必先有異徵。漢高斬白帝子身之所在。上有雲氣。道逢相者。相以極貴。光武生時。紅光燭天。嘉禾雙穗。賀六渾身。遇老婦指以前程。昭君失去高澄。靈鵲報喜。亦其類也。將敘高歡發蹟之由。先敘賊兵之亂。

古人所謂楔子是也。却是行文秘妙。

北史演義卷十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卷

五原路破胡斬將 安亭道延伯捐軀

話說六渾失去高澄正在寺門外指點去路尋覓忽有數十騎人馬上山前面是段榮後面有人抱着小厮坐在馬上却像高澄模樣得得而來四字前是小兒馬上景象連忙接榮入寺高澄亦隨後進來俱各大喜六渾忙

北史演義

卷十

一

問榮道此子昨夜已失君從何處拔得段榮道拔陵在武川懷朔等處屯扎兵馬武威相去不遠因此在家備禦不敢遠出昨早知賊將韓樓領兵十萬去與廣陽交戰打從五原而往我知此間必遭兵火慌帶家人三十騎前來看視今早到得村中果見屍橫遍地房屋皆毀未卜兩家凶吉細細打聽纔曉得逃在此間故尋踪而來行至中途忽見老鴉向我亂鳴取箭射之鴉帶箭飛入穴中使人下穴探取見一小兒臥于其內掬出視之乃君之子也歡因問高澄何以

臥在穴內。澄曰：起初乳媪抱我逃走，趕衆人不上。落在後面，被賊兵冲來，我與乳媪同落水內，忽見一夜叉模樣，將我提起，放在穴內。眼前但見一鴉在上飛鳴。今早有人抱我出穴，乃是段姨夫始得同他到來。六渾忙向段榮稱謝，昭君見了兒子，如獲至寶，益發感激不盡。段榮復向內干夫婦問慰一番，是夜同宿寺內。明日尉士真亦來探望，謂歡曰：今幸家口無恙，但資產蕩盡，將來何以謀生？六渾道爲此憂悶。婁昭道不妨，此時家業雖廢，尚有別業在平城等處，收拾

北史演義

卷十

二

各山牛羊驢馬搬往平城，督率庄丁人等再行耕種。亦可度日。六渾夫婦可無憂也。段榮曰：非計也。榮少習天文星緯之術，夜觀天象，北方之亂未已。此間尚有兵火之災，十年後方定。樹家立產，尚非其時。確且平城之間，遇亂尤甚，非所宜居。婁昭道然則若何而可？士真道大丈夫，上不能爲朝廷，剪除暴亂，亦當退自爲謀，保全父母妻子。亦英雄語莫若各家聚集，庄兵招

來鄉勇，就在此菩提寺結壘，立砦，依山守險，我亦同來居住，湊合糧儲，以爲守禦之備。且俟北土稍寧，成

家未遲。段榮道此論最妙。我看武威兵氣亦重。不可安居。家中尙有蓄積。竟連家小一齊運來。同住便了。六渾婁昭皆大喜。相約已定。兩家便卽搬來。一面安頓家小。一面將菩提寺改作營寨。修整軍器。造立旌旛。四方避難者。負糧挈眷而來。不可勝數。自後賊兵過往者。聞六渾之名。俱不敢相犯。處亂保家。不得不爾。婁昭仍督庄兵耕種田禾。以爲山寨之用。正是虎伏深山藏牙爪。龍潛大海待風雲。今且按下不表。再講廣陽王起兵來征拔陵。聞賊兵從五原來敵。聚衆將議曰。我

北史演義

卷十

三

兵不弱于賊。特無一驍勇之將。與之爭鋒。故不能勝。令軍中誰堪作先鋒者。舉一人以對衆。將道軍中實無勇將。近聞賀拔允之弟賀拔勝。在雲州刺史費穆麾下。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天下無敵。若召以爲將。足破拔陵之膽。戰無不勝矣。廣陽從之。乃寫書與費穆。要請破胡到軍。穆不敢違。遂送破胡來。見廣陽。廣陽見其義表不凡。英雄無比。便封先鋒之職。授以精卒三千。謂勝曰。將軍此去。殺賊立功。千金賞。萬戶侯。不足道也。勝亦感激。誓以滅賊自効。遂領兵前往。行

未廿里。正遇拔陵前隊。約有五千人馬。勝勒馬高叫曰。破胡在此。誰敢出戰。賊將見是破胡。嚇得魂膽俱碎。畏縮不前。破胡連喝數聲。不敢答應。直冲過來。賊兵望後便退。乘勢趕殺。直至拔陵軍前。勒馬討戰。拔陵聞知大驚。語諸將道。今日破胡乘勝而來。誰去迎敵。帳前走過孔雀之弟孔鸞。拔陵之弟拔兵。該死的來了啟口道。我二人願同出陣。斬破胡之首。拔陵道。此人未易輕敵。各要小心。二人答應出馬。跑至陣前。與破胡交鋒。戰未數合。被破胡一鎗一個。俱死馬下。拔陵

北史演義

卷十

四

大懼。諸將畏勝之勇。都不敢出戰。遂引兵退三十里。下寨。與韓樓大軍相為犄角之勢。廣陽王知前鋒已勝。亦引大軍至五原山。扎住。破胡數往挑戰。拔陵只是堅守不出。於是兩軍相持不下。那知拔陵兵威。隋挫而莫折。念生反于秦州。兵勢大盛。牽連敘下是古人合傳遺法

一日命其弟天生道。我今兵多將廣。分兵十萬于汝。去攻岐州。岐州一破。便提兵進逼雍州。以破蕭寶寅之兵。我自後接應。天生遂引兵而往。却說蕭寶寅。乃是南齊明帝之子。梁武篡位。殺其兄弟九人。寶寅

脫身降魏。孝文帝時封爲齊王。尚南陽公主。甚加寵

待。魏叛臣中唯寶寅最爲負心。故特敘其來歷。今因南道行臺元修義染

得風疾不能征討。故命寶寅代統其兵。以討莫折念

生。不幾日。天生兵臨岐州。岐州刺史裴芬與都督元

志閉城拒守。被圍一月。城破。裴芬元志皆被殺。遂乘

勝勢進軍雍州之界。寶寅聞之。慌卽起兵相迎。見賊

勢浩大。頗懷憂懼。忽有探子來報。西路上一枝軍馬

約有五萬。打着官軍旗號。飛奔而來。使人問之。却是

東岐州刺史崔延伯奉天子之命。封爲征西將軍。西

北史煥義

卷十

道都督起本州人馬來討天生。延伯素驍勇。力敵萬

夫。寶寅大喜。請過相會。一路進發。行至馬嵬。莫折天

生扎營黑水之西。軍容甚盛。寶寅問延伯破敵之策。

延伯曰。明晨先爲公探賊勇怯。然後圖之。乃選精兵

數千。西泚黑水。整陣向天生營。寶寅軍于水東。遙爲

接應。延伯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

延伯衆少。開營爭逐。其衆多于延伯數倍。蹙延伯于

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

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兵整天

神暇天

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夫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夫破之明日，延伯勒兵而出。寶寅之軍繼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斬賊將數員。將士乘銳競進，大破其兵，俘斬十餘萬人。天生率殘兵遁逃。官軍追奔至小隴，收得器械糧儲不可勝計。岐雍及隴東之地皆復。只因寶寅不能戢下將士，稽留採掠。天生得脫，復整餘衆塞隴道之口，以拒官軍。寶寅延伯旣破，莫折念生以爲雍岐以西不足憂，遂停軍不進。一日接

北史演義

卷十

六

到涇州將軍盧祖遷文書，因反寇胡琛據了高平，自

稱高平王。

又牽人一處反寇

聚集人馬數十萬，手下勇將百

員，擾亂幽夏二州，勢極猖獗。今又遣大將萬俟醜奴

宿勒明達領兵十萬來犯涇州。祖遷不能敵，以此求

救于寶寅。延伯二人遂引兵會祖遷于安定，甲卒十

二萬，鐵馬八千，軍勢大振。醜奴軍于安定西北七里

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自恃其勇，且

新立大功，以爲敵人畏已，欲卽擊之。先是軍中別造

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之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

于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整衆而前以爲操必勝之勢那知賊計百出當兩軍相遇正欲交鋒忽有賊兵數百騎手持文書詐稱獻上降簿以求緩師寶寅延伯方共開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萬俟醜奴引兵自西南至官軍腹背受敵延伯拍馬奮擊奔馳逐北徑抵其營無如賊皆輕騎往來如飛官軍雜以步卒戰久疲乏被賊乘間冲入排城陣勢大亂延伯左冲右突雖殺死賊兵無數而士卒死傷亦近二萬於是大敗

延伯之敗亦因恃勇而驕

寶寅見延伯敗退軍心已恐忙

北史演義

卷十

七

卽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欲與再戰寶寅勸其養鋒息銳徐觀時勢以圖進取延伯以爲怯連夜繕甲治兵招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兵去賊七里結營明晨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其壘賊衆披靡平其數柵旣而軍士乘勝採掠離其步伍賊見官兵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而卒

可寶寅聞

知往救已無及矣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遠近憂恐而寶寅自延伯死後喪卒數萬賊勢愈甚深恐朝廷見責心懷憂慮時麾下有一人姓鄭名儼河南開封

行人。生得丰神。清明儀容。秀美向在京中。爲太后父
司徒。胡國珍。叅軍。因隨國珍。得入後宮。太后悅其美。
會私幸之宮。禁嚴密。人未之知也。及太后見幽。不得
進見。寶寅西征。儼遂從軍而去。亦授叅軍之職。在雍
州。已及一載。一日赦書至。知太后重復臨朝。私心大
喜。率盜外蠹也。鄭儼內蠹也。外蠹未除。內蠹已蠕蠕欲動禍亂焉。有已時。欲進京而苦
無由。今見寶寅有憂懼之色。因告之曰。太后復政。明
公尙未進表恭賀。恐太后不悅于明公也。寶寅失色。
道君言是也。軍旅匆忙。未暇計此。今當表賀。但誰可

往者。儼曰。明公如必無人。僕願奉命以往。且尙有一
說明公出師以來。雖有前功。難掩後敗。僕在太后前。
表揚明公之功。以見敗非其罪。則朝廷益加寵任。可
以無憂見責矣。寶寅大喜曰。得君如此。我復何憂。因
遂修好賀表。命儼充作賀使。鄭儼別了寶寅。星夜趕
行。因念太后舊情未斷。日後定獲重用。不勝欣喜。及
至京師。將賀表呈進。太后見有鄭儼之名。忙卽召見。
儼至金階。朝拜畢。太后曰。久欲召卿。未識卿在何所。
今得見卿。足慰朕心。儼伏地流涕曰。臣料此生不獲

再見陛下。今日得覩聖容。如撥雲見日。不勝慶幸之至。太后曰。朕身邊正乏良輔。卿當留侍朕躬。不必西行矣。儼拜謝。太后淫情久曠。今舊人見面。滿懷春意。按納不下。那顧朝廷之體。遂托以欲知賊中形勢。留入後宮。是夜儼宿宮中。與太后重敘舊情。宮中皆賀。明日升殿。卽拜儼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領嘗食典。御晝夜留在禁中。不放出外。卽休沐還家。嘗遣宦者隨之。儼見妻子。唯言家事。不敢私交一語。自此寵冠羣臣。一時姦佞之徒。爭先趨附。時有中書舍人徐

北史演義

卷十

紇又一內竈爲人巧媚。專奉權要。初事清河王。王死。又阿

諛。元義義敗。太后以清河故。復召爲中書。及鄭儼用事。紇知儼有內寵。益傾身承接。奉迎唯謹。儼亦以紇有術智。任爲謀主。共相表裏。勢傾內外。時人號爲徐鄭儼。不數月。官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亦陞至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令。皆出其手。紇素有文學。又能終日辦事。刻無休息。不以爲勞。或有急詔。則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指使口授。遣次俱成。不失事理。小人亦有故能迎合取容。以竊

一時之柄然無經國大體見人則詐為恭謹而內實

叵測又有尙書李崇之子李神軌又一神采清美官

為黃門侍郎亦私幸于太后寵亞鄭儼又有黃門給

事袁翻亦為太后信任徐鄭袁李四人互相黨援蒙

蔽朝廷六鎮殘破邊將有告急表章儼恐傷太后之

心匿奏不報外臣有從北來者皆囑其隱匿敗亡不

許言實於是羣臣爭言賊衰不久自平蒙蔽掩飾至於如此而國

不敗亡者未之有也太后日事淫樂不以六鎮為意正是朝中

已把山河棄閫外徒勞戰伐深但未識後來變故如

北史演義 卷十

何且聽下回細說

用兵不知紀律不用智謀不知死活一往向前

鮮有不敗者胡太后不以邊鎮為事惟務淫樂

以致宵小滿朝綱紀大壞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北史演義卷十一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一卷

天寶求賢問劉貴

洛周設計害高歡

話說胡太后寵信鄭儼徐紇居中用事百僚畏憚莫敢誰何朝政日壞今且按下不表却說魏初有兩秀容城皆在并州之北俱有居民數萬北秀容酋雙姓爾朱名羽健爾朱榮是書中緊要人故先詳其世次一傳為爾朱代

北史演義

卷十一

一

勒代勒為人猛勇御下又極寬和一日遊獵山中部下之人射一猛虎悞中其臂代勒拔其箭還之曰此汝悞中我臂也並不加罪由是軍民無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封梁國公年九十餘而卒子名新興代父職坐擁成業雄鎮北土蓄牧尤蕃牛羊驟馬千百成羣各以毛色相別瀟漫山谷不可勝數朝廷有事出師新興每以牛馬芻糧來獻孝文以為忠進位將軍勅為秀容鎮第一酋長宮室崇大儼如王侯之居府庫充積富可敵國麾下猛將如雲壯士如雨生子榮

字天寶。聰明俊偉。才氣過人。又多力善射。少時隨父入朝。武帝見而愛之。以中山王元英之妹妻之。卽北鄉公主也。其後新興年老。表請傳爵于榮。明帝許之。榮襲父爵。新興死。魏又除榮游擊將軍。榮每到春秋二時。率領眷屬。往高山大澤之處射獵爲樂。故其姊妹妻女皆善騎射。有子三人。長菩提。次義羅。三文殊。年皆幼。女二。長曰娟娟。次曰瓊娟。娟娟年十四。容顏絕世。有傾城傾國之貌。伶俐多能。性剛烈。如其父。後爲肅宗嬪。敬宗立。榮復納之爲后。終歸高氏。爲獻武。

北史演義

卷十一

二

帝妃也。當是時。榮見朝政日亂。六鎮皆反。而手下士馬精強糧儲廣有。隱有撥亂救民。化家爲國之志。又宗族強盛。弟兄叔姪皆有勇畧。

虎在深山爪牙已具

從弟名世

隆。族弟二人。一名度律。一名仲遠。兄子二人。一名兆

字萬仁。一名天光。此五人者。才智兼備。武藝超羣。各

鎮都畏之。號曰爾朱五虎。而五虎之中。兆尤勇猛。榮

愛之如子。一日榮召五人。謂曰。四方兵起。名都大郡

皆爲賊據。朝廷出師累年。敗亡相繼。賊勢益甚。我恐

此間亦不得安我。欲散財發粟。以招四方智勇。剪除

兇暴上為朝廷出力。下為地方保障。初念何嘗不好汝等以

為何如。眾皆曰。王公之見是也。上報國家。下安黎庶。

此不世之勲。有何不可。榮大喜。卽于秀容城上豎起

招賢旗。一面上書。廣招賢智。共濟時艱。於是四方才

勇之士。相率來投。時南秀容于乞真殺了太僕卿陸

誕。據城造反。榮遣爾朱兆引兵三千擒之。斬于城下。

將首級封進京師。榮初少立功明帝大喜。封榮博陵郡公。

長子菩提世襲。賜金三十觔。彩緞百疋。以榮寵之又

桑乾鎮斛律洛陽。費來豆目二人作亂。榮亦起兵破

北史演義

卷十一

之于河西。斬其首級入朝。榮又立功以功進封安北將軍。

都督恒朔二州軍事。榮自是英名四布。兵威益振。豪

傑歸心。六渾之友劉貴司馬子如賈顯智侯景竇泰

等皆奔秀容。投在麾下。効力。諸人紛紛投奔秀容正為後日便于從歡張本

榮一一收納。隨才任使。勅勒人斛律金有武幹。行兵

能用匈奴之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敵兵遠近。

初在懷朔鎮。楊鈞手下為將。鈞死。歸拔陵。見拔陵作

事無成。脫身歸于爾朱氏。榮以為別將。六渾妹夫庫

狄干見北方大亂。欲攜家避入京師。雲州刺史費穆

知其才勇。劫至雲州。共守城池。其時北境州縣皆沒于賊。惟雲州一城獨存。四面阻絕。糧盡矢窮。外救不至。穆知不能守。遂與庫狄干棄城南奔。投于爾朱榮。榮送費穆歸朝。留狄干爲別將。甚加禮待。一日天光領二將來見。謂榮曰。此尖山賀拔允賀拔岳也。榮喜。急起握二人手曰。將軍兄弟英雄。蓋世想慕久矣。何幸今日得遇。但聞足下在恒州把守。未識何以至此。允曰。允自武川失守。父被賊害。與弟岳投奔恒州。爲元僕射收錄。弟勝在廣陽王麾下。爲將。廣陽奉召入

北史演義

卷十一

四

京勝亦來恒州相投。弟兄遂得相聚。不料廣陽去後。衆皆怨望。推鮮于修禮爲主。聚衆廿萬。擁兵來寇。元僕射使允等出戰。那知城中外連內應。城遂破。元僕射奔往冀州。允弟兄三人在亂軍中相失。今勝不知何往。我二人投北而行。行了兩日。無處容身。因在山前嘆息。忽逢明公之姪天光。說及明公好賢禮士。勸予來歸。故傾心至此。如蒙收錄。當効馳驅。榮曰。將軍此來。天作之合也。但未識令弟何往。吾當遣人覓之。

使汝手足同在一處。因皆置爲將軍。

原敘諸人投奔蓋爾朱榮原有

收拾人才之畧。榮欲觀二人武藝。一日揀選人馬。帶
故能雄長。一持。榮欲觀二人武藝。一日揀選人馬。帶
允岳同往射獵。過肆州城下。肆州刺史尉慶賓忌榮
之強。閉城不出迎接。榮怒曰。豎子敢爾。慢人以兵襲
之。破關而入。執慶賓將殺之。忽報營門外有一少年
將軍。自稱賀拔勝。要見王公。榮曰。破胡來耶。卽召入。
破胡進至中軍。低首下拜。榮扶起。笑道。爾來何晚也。
令兄令弟皆在此。渴望將軍到來。同聚破胡道。勝自
恒州戰敗。兄弟失散。奔在肆州。蒙尉刺史以禮相待。
今聞尉公昌犯虎威。行將就誅。特來求竟其死。幸明

北史演義

卷十一

五

公恕之。異日勝事明公。亦不敢忘德。破胡大有榮道

儒將風

今見將軍如魚得水。不勝大幸。何爭殺此一人。命卽

放之。破胡拜謝。允與岳上帳。相見悲喜交集。榮卽解

下腰間獅蠻帶。賜之。署爲副將。執慶賓。遣秀容。署爾

朱羽生爲肆州刺史。榮是時目中已無魏矣。孝昌二

年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

榮。又殺洪業。自立爲王。軍勢浩大。進攻瀛州。章武王

元融。拒之。爲榮所殺。時廣陽王深。復奉太后命。領兵

討賊。聞元融死。不敢進。朝廷逼之使戰。亦爲榮殺。爾

未聞之益輕朝廷嘗謂劉貴曰今天下擾擾世無定局吾欲得一智勇無雙之士如當年韓信之流與之共定天下今有其人乎

上輕朝廷下求奇傑天寶志不在小

貴曰吾觀

天下豪傑多矣如懷朔賀六渾者其才足以當之榮

曰吾亦頗聞其名今何在貴曰六渾困守風塵現在

避處牛豆山中以待時清明公舉而用之天下不足

平也榮曰汝速為我招之貴承命修書一通遣人送

在牛豆山書中深致爾朱企慕之意勸其速來六渾

得書謂尉士真曰如今羣雄奮起反覆無常吾儕投

北史演義

卷十一

六

人事亦不易不如權在此間徐觀形勢以圖機會君

以為何如士真曰爾朱雖強未識為人若何且聞命

遽往恐為所輕六渾曰君言正合吾意遂不去

榮聞六渾

之賢以書相招宜六渾即歸爾朱而偏不去生出洛

周相通

一事求在六渾多此一番糾纏於行文却添

出一倍時孫騰在陽曲川被寇家業盡喪亦來牛豆

山與六渾同住一日六渾與尉景段榮下山探聽消

息至晚方回纒到牛豆山下忽見一人飛馬而至高

呼來者壯士莫非賀六渾麼六渾道只我便是那人

道吾主在後等待多時請公過去相見六渾道你主

何人。那人道：我王姓杜，名洛周，字元鎮，人今見天子無道，萬民愁苦，聚兵十萬，在上谷城中，欲圖霸王之業，以救生靈之命，仰慕壯士文武雙全，才勇出眾，是當今第一豪傑，欲屈到幕下，同心舉義，故親自來請。先令小將致意，我乃賀拔文興，杜洛周妻弟也。六渾曰：你王錯了，吾因智勇不足，避難居此，有何德能，而敢爲興王之佐？話猶未了，忽大炮一聲，擁出無數人，馬塞住山口，旌旗密布，劍戟如林。寫出一時聲勢如風雨驟至，令人躲閃不得。一人紅袍繡甲，在馬上欠身道：我杜洛周素仰

北史演義

卷十一

七

威名，特來奉請同往。上谷共聚大義，富貴與君同之。如蒙慨允，卽此便行，倘有見棄之心，恐刀劍無情，驚及一家。六渾見此形勢，知不可拒，私語士真子茂曰：吾脫一身甚易，奈妻子何？乃下馬再拜。尉景段榮從之，洛周大喜，下馬答拜曰：君必與夫人子女同往，方得放心，省得身心兩地也。於是洛周上馬，送三人至菩提寺門外道，吾只在此等候，君進內，速整行裝，便卽起身，六渾入內，告知衆人，內于夫婦大驚曰：君等皆去，吾在此作何倚靠？昭君曰：洛周反寇，君去奈何？

歡曰。吾非不知。但欲保一家性命。權且從他。以解目前之厄。明知不是件事。急且相隨。六渾今日之謂乎。快去收拾行囊。又謂

婁昭曰。如今人力已少。倘有外寇憑陵。何以抵敵。君于此處亦不可居。且往平城可也。於是除內干一家不去。餘皆起身同行。昭君姊妹拜別父母。各流涕分手。洛周自得六渾等數人。兵士雲集。軍馬日廣。遂于上谷城築壇爲天子。改元真王。署置百官。以六渾爲將軍。統領人馬一萬。進兵來奪幽州。幽州刺史常景上表奏聞。魏以常景爲行臺尙書。與幽州都督元渾

北史演義

卷十一

八

共討洛周。景卽起兵五萬。將盧龍一帶關塞之處。皆撥軍守把。元渾引兵三萬。軍于居庸關以備之。洛周又引兵來取安州。常景遣將崔仲哲邀之于元都關。仲哲素不能戰。一戰大敗。爲洛周所殺。居庸關守兵聞之。一夜盡潰。元渾逃歸幽州。洛周自以爲無敵。志益驕傲。軍無紀律。日事抄掠。用兵經年。一無所就。仍退回上谷。識者知其無成。唯六渾御軍有法。賞罰必信。因此得軍士心。人望咸歸。洛周忌之。密與賀拔文興謀曰。軍心盡向六渾。恐後日有元洪業之事。我不

能為鮮于修禮坐受其害不如殺之。以杜後患。草寇見識

不過文興曰。若殺六渾。尉景段榮等亦不可留。遂定

計于中秋夜。借賞月為名。宴于深山之中。四面伏兵

擒而殺之。有一小校。平日與段榮相好。密將此事報

之。榮聞報大驚。時已四鼓。恐軍中驚覺。不敢往告六

渾。明晨上帳。參謁諸將。皆到。不見六渾。洛周道六渾

何以不至。有人稟道。六渾昨夕飲酒過醉。不能起身。

故失參見之期。洛周曰。今宵中秋佳節。不可虛度。晚

間設宴于山峯高處。與諸君同玩良宵。六渾不可不

北史演義

卷十一

至。榮曰。六渾雖是中酒。晚間自愈。主公先行。待小將

促之使來。以赴主公之約。洛周應允。段榮隨到六渾

家。密報其事。六渾大驚。時尉景同居。囑付昭君雲蓮

一同收拾行李。密約蔡孫兩家同逃。等至下午。聽知

洛周出城。各將家眷載在車上。悄悄而行。尉景當先

蔡雋孫騰押後。六渾段榮假作赴宴。行至中途。謂眾

將曰。我有一小事未了。當同子茂回去。君等先行。我

隨後趕上也道罷。飛馬回轉。保着家眷急走。再遲不

洛周至晚。不見六渾等來。又差人召之。往來數里已

近黃昏。回報道。六渾等衆。都已走了。洛周大怒。謂文興曰。六渾去尙未遠。汝引三千輕騎。擒來見我。休使逃脫一人。文興領命。忙卽帶了兵衆。飛奔而來。正是蛟龍尙未翔雲表。鴻鵠猶然困網中。未識六渾此番能逃得脫否。且待下回細說。

朝綱不整。以致亂賊紛紛。爾朱始以輔佐朝廷。掃清寇賊爲言。起念尙正。後窺朝右。無人遂生異心。杜工部云。聖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是無人駕馭之耳。若杜洛周者。粗率鹵莽。殊無大志。

北史演義

卷十一

十

真草賊耳。

異心杜工部云。聖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是無人駕馭之耳。若杜洛周者。粗率鹵莽。殊無大志。

有後世賊否。且待下回細說。

幾許尙未曉。雲表鴻鵠猶然困網中。未識六渾此番

幾無一人交。晚除命。引騎。引兵衆。飛奔而來。正是

與曰六渾去尙未遠。汝引三千輕騎。擒來見我。休使

北史演義卷十一終

北史演義卷十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二卷

剪劣馬英雄得路 庇倖臣宮闕成讐

話說六渾當日脫身而行料洛周必不于休定有追兵到來謂衆人曰若追兵到來既要廝殺又要照顧家眷勢難兩顧不如孫蔡兩兄保着車仗人口先走我與士真子茂在此殺退追兵隨卽趕上尉景道此

北史演義

卷十二

一

計甚妥於是家眷先行三人勒馬以待時近更餘果見後面火把齊明喊聲大振賀拔文興追至大叫六渾休走我主待你不薄奈何背主而逃此非好男子所爲六渾答道你是賀拔文興正要與你說明我們住在牛豆山原無意相從你說洛周慷慨英雄真心待人故俯首相送原來是一無知小子妬賢嫉能我等相隨一載雖無大功亦無大罪奈何設宴山中圖害我等性命汝速回去將吾言回覆洛周並非吾等不別而行也

去非無因曲不在我片語足以却敵

文興無言回答又見

三人挺鎗相待。自料敵他不過。只得收轉人馬回去。六渾出得上谷嶺。天已大明。後面又有喊聲。疑追兵復至。謂衆人曰。洛周兵力精強。我們寡不敵衆。急急向前。不可回馬。與戰。昭君與端娥、端愛、高澄乘一牛車。澄方六歲。數墮車下。歡怒其羈遲。欲彎弓射之。昭君大驚。高叫。段榮曰。段將軍速救我兒。段榮飛身下馬。抱起高澄。歸于馬上。加鞭急走。行了一日。天色又晚。荒野中並無宿店。投一野寺權住。時天氣初寒。風雨暴至。衆人皆倉皇就路。衣衫單薄。不免饑寒。昭君

北史演義

卷十二

二

親燃馬矢作餅與六渾充饑。

英雄失路自古皆然

次日起行。六

渾欲南奔。葛榮將近瀛州。聞葛榮強暴甚于洛周。謂衆人曰。一悞豈容再悞。尉景曰。前路茫茫。今將曷歸。段榮曰。吾聞北秀容爾朱天寶兵力強盛。大招賢士。若往投之。斷無不納。六渾曰。吾從洛周一年。今往投之。倘以反賊視我。加我以罪。我將何逃。此是六渾過慮而行。文不可無此。蔡儁曰。有劉貴司馬子如數人在彼。必能爲一曲。我先容可無憂也。於是六渾與五人同入并州。先借旅寓。安頓家小。然後段榮去尋劉貴。却說貴在秀容。

最爲榮所信任。一日從城外歸來。忽見一人在馬上呼曰。劉君別來無恙。視之乃段子茂也。卽忙下馬相見。問道子茂何來。濶別二年。常懷想念。未識六渾及衆友近况若何。子茂道。六渾尉景等俱在此了。渴望兄去相敘。因把前事細訴一遍。劉貴大喜。遂並馬入城來見六渾。六渾見了劉貴握手相慰。便將來投爾朱之故細細說了。要他引進劉貴道。爾朱慕名久矣。今日一見。必獲重用。無憂不得志也。司馬子如。庫狄千。賈顯智。侯景。竇泰。聞得六渾到了。陸續來望。相見。

北史演義

卷十二

三

皆大喜。劉貴道。諸君在此敘舊。我先見討虜。訴知六渾來意。明日便好進見衆。皆稱善。劉貴起身忙到府門。值榮在城外桃林寨着兵。便往桃林寨求見。榮召入貴在帳前拜賀。曰。主公大業將成。又有高賢來助了。榮問何人。答道。高贊。六渾并有親友數人同來相投。榮聞六渾至。大喜。問在何處。答道。在旅店中。明日來。叅榮曰。我慕其人久矣。速來一會。便令小校備馬。同劉貴去接。六渾不敢遲延。忙來進謁。榮令別將迎之入帳。六渾見榮再拜。榮欠身請起。賜坐。帳下榮初

聞劉貴之言。以六渾爲人中之傑。氣象異常。今見其精神憔悴。形容枯槁。殊失所望。途窮遭眼白。雖六渾不免可嘆。問勞

數句。不甚深言。歡卽辭退。劉貴暗忖道。天寶平日聞

名起慕。今日相見。何反淡然。因留六渾到家。排酒洗

塵。忽報討虜有命。六渾有甚親友。皆令明日來見。貴

應諾。是夜六渾宿于劉貴家。貴私語六渾曰。君才能

蓋世。奈與洛周同反。今唯在此立功。以蓋前愆。勿生

退志。六渾以爲然。次日貴出全付衣服。與六渾更換。

令人請尉景段榮蔡雋孫騰同至家中。齊入帥府。榮

北史演義

卷十二

皆禮待。署爲將軍。六渾雖在軍中。未獲重用。一日上

帳。叅謁。榮往廐中看馬。諸將隨侍。見一馬甚猛。四面

皆以鐵欄圍之。六渾曰。此馬何故防衛甚嚴。榮曰。此

馬號爲毒龍。莫能禦他。往往蹄啣傷人人。不敢近。歡

細視之。曰。良馬也。胸項間有旋毛一叢。故此作孽。若

剪而去之。必足爲明公用也。榮曰。吾數使人剪之。毛

不能去。反爲所害。故棄而置之。鎖縛廐中。六渾曰。歡

請爲明公剪之。榮曰。奈何。以一馬而殺壯士。語極有體。歡

固請榮許之。就把胡床坐下。諸將兩旁侍立。命六渾

在廄中牽馬。毒龍一見，攔開雙蹄並起，掙斷鐵索，奔出廄外，騰蹕跳躍，勢甚猛烈。形容得毒龍愈猛。六渾收服愈奇。

當前攔住，喝道：你雖畜類，亦有性靈。既受豢養，自當

任人駕馭。何得蹄啣殺人？我為你改惡為良。異日立

功邊上，方顯爾能。毒龍聽了，頓時收威斂迹，伏地低

頭。六渾貼近馬身，不加羈絆，剪去旋毛。眾人皆為危

懼。六渾神色自若，以旋毛獻上。榮大喜道：果然名不

虛傳。毒龍殺人多矣，卿乃獨能制之。歡曰：御惡人亦

猶是矣。雄才大畧，一語托出。榮奇其言，便道：此馬即以此賜卿。

北史演義

卷十二

卿為我試之。六渾騰身上馬，那馬放開四足，風馳電

掣，團團走了幾遍。六渾見有旗杆木，豎在百步外，忙

取隨身弓箭，連發三矢，皆中木上。剪毛外，除波。眾皆喝采。

榮亦大喜，起身歸帳，屏去左右，獨留六渾，賜坐帳下。

以時事訪之。六渾告榮曰：聞公有馬十二，皆以色

別為羣，不知明公蓄此何用。榮曰：試言汝意若何。歡

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專權，宵小亂政，朝綱

不振，極矣。以明公之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

罪，以清君側，天下孰不俯首畏服，惟命是聽。如是則

大功立致。霸業可成。此賀六渾志也。明公豈有意乎。
直打已志曲合。榮心彼此相得如土委地矣。榮曰：卿言正合我意。兩下情

投意合。傾心吐膽。談至更深。六渾始退。次日爾朱榮
移兵屯于晉陽。諸將皆從。六渾家眷任上黨坊內尉。

故祭三家。皆就傍居。任。六渾從軍晉陽。當是時。再將全局

亂勢一捉通體皆振。洛周侵掠。南勢益猖獗。念生奪了岐州。

官兵累敗。葛榮據了信都。都督裴衍被殺。其後杜粲
殺了莫折念生。占了秦州。葛榮并了洛周之衆。兵勢
益大。橫行河北。蕭寶寅出師累年。靡費不貲。屢次喪

北史演義

卷十二

六

敗。懼朝廷見責。內不自安。定計欲反。行臺郎中蘇湛
哭而止之曰：王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榮寵
至此。屬國步多艱之日。不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
遽行守關問鼎之事。魏國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
義未洽于民。但見其敗。未見其成。王若行此。我恐刑
棘必主于齋閣也。寶寅不納。遂反。自稱齊帝。改元隆
緒。正平薛鳳賢、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監池。攻圍
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遠近大震。爾朱榮謀于歡
曰：關西皆反。我欲發兵討賊。何者最先。歡曰：平外賊。

易除內賊。難公但養精蓄銳。先除朝內之賊。則外賊可指揮而定也。探亂要言榮以爲是。於是日伺朝廷之隙。

按兵以待。再說孝明帝卽位十二載。年已十八。朝政一無所預。太后私幸鄭儼諸人。慮帝年長。知其所爲不謹。于宮中多樹耳目。務爲壅蔽。凡帝親愛者。恐其傳言洩漏。百計去之。時有密道人善能胡語。帝寵之。又有鴻臚少卿谷會。治通直散騎。谷士恢皆帝所寵信。朝夕侍于禁中。太后忌之。何忌之有孝昌二年二月。帝奉太后宴于御園。谷士恢侍側。太后曰。谷卿聰明。

北史演義

卷十二

七

多才。必知吏事。令爲晉州刺史。何如。士恢心懷帝寵。不願出外。良久不答。太后再言之。帝曰。士恢年少。難當方面之任。母后勿遣。次日太后坐便殿。召士恢曰。我命卿爲晉州刺史。如何。違我。士恢曰。容臣入別室。尊太后不許。士恢再四懇告。鄭儼在旁奏曰。此等小臣。敢違陛下之旨。不斬之。無以警後。太后卽命斬之。帝在宮中。不知士恢已死。命內侍召之。內侍回奏云。士恢已被太后斬訖。帝失色。驚問士恢何罪。內侍言。太后欲以爲晉州刺史。士恢不從。中書鄭儼奏斬之。

帝怒稱疾不出。太后使宮女來問帝，不答。太后親至顯陽殿，問帝何疾。帝曰：「我怒谷士恢，受朕深恩，今往晉州不來一辭，我欲封劍斬之，取其首級來視。」怒極故以

反言太后聞帝言，已知左右奏知，謂帝曰：「谷士恢一出之。」

介小臣敢違我命，抗言犯上，吾故斬之，實未至晉州也。帝曰：「士恢死乎？」太后曰：「然。」帝曰：「得見其首乎？」太后命左右取首進之。帝見首痛哭流涕，曰：「此鄭儼殺汝耳，吾當報之。」太后大驚曰：「帝悞矣，我自殺之於儼，何涉帝為萬乘主，豈少此等人入侍左右而為此感傷？」

北史煥義

卷十二

帝恐傷太后之意，命以厚禮葬之。儼知帝怒及已，又奏太后道士恢雖死，密多道人谷紹達尚在帝側，二人讐我更深，必除之為安。太后曰：「易耳，命儼暗招刺客，殺密多于城南大巷。」帝怒，嚴旨搜捉賊人，限在必得。已心疑太后所為，未幾又報谷紹達被太后賜死。已所寵則榮之，帝所寵則殺之，欲以愚帝為計，亦拙。帝怒甚忿忿，走入紫華宮。謂盧妃曰：「朕以太后之故，鄭儼徐紇內宮不禁往來，今朕所寵信者，太后必欲置之死地，未識何意。」盧妃奏曰：「陛下深居九重，朝權皆歸國母，陛下所寵焉能」

得保性命。帝曰：吾殺徐鄭以報之，何如？妃曰：徐鄭朝夕在宮，太后所寵。陛下焉得殺之？帝曰：太后與鄭有

私乎？

孝明尙在睡夢中耶

妃曰：妾不敢說。願陛下留心察之。且

陛下還宜加意自防，勿爲姦人所算。帝聞之，益闕問不樂。是夜宿紫華宮。次日傍晚，帝密勅北宮宦侍夜來不許鎖斷嘉福殿門。一更後，隨了數個宮人行至嘉福殿後，驕和閣下。聞閣上有笑語聲，帝問何人在閣。宮人悄悄奏道：太后與尙書鄭儼宿于閣上。帝知太后不謹，是實。長嘆一聲，忙卽回步退出。明日宮

北史演義

卷十二

九

人奏知太后言帝昨宵至此。太后之事俱已知之。長嘆而去。太后大驚曰：誰爲是見言之？私來窺我。鄭儼失色，跪于太后前曰：事露，帝不能奈何。陛下臣今死矣。太后曰：毋恐，有我在，斷不令卿遭誅也。欲保庇人其如此身不得儼拜謝曰：若得陛下作主，臣等方敢常侍左右。因斬司宮者數人，以其失于防守。縱帝得入也。帝聞之，益怒。自此母子遂成嫌隙。兩宮不相往來，但未識後事若何，且聽下回細述。

高歡對爾朱數語磊磊落落固是英雄本色孝

明惑於宵小。太后恣行淫亂。任用非人。致令六
鎮窺伺。寇盜生心。禍端蜂起。至于不可收拾。可
歎哉。

北史演義卷十二終

北史演義

卷十二

十

北史演義卷十三

玉山社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三卷

賜鐵券欲圖邊帥

生公主假作儲君

話說并州刺史元天穆本魏室宗親因太后專政徐鄭用事心常不服見爾朱士馬精強欲借其力以傾朝廷深相結納添一同惡之臣榮亦喜其與已焚香刺血結為兄弟誓生死不相背負事無大小皆與商議一日

北史演義

卷十三

一

榮同帳下諸將來至并州與天穆議事天穆設宴留飲酒至半酣問榮曰弟來欲議何事榮屏去左右惟賀拔岳在坐榮曰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姦佞弄權忠臣屏迹我欲舉兵入洛內除諸姦佞外削羣賊兄以為何如穆與岳皆曰討虜之意實合羣望當早行之榮曰事果可行吾即表奏朝廷以討賊為言庶幾師出有名天穆力贊其成榮就寫表一道發使進京太后見奏疑榮有異志乃付有司商議羣臣皆以榮兵強盛不宜允其所請太后乃下詔止之其畧云今

念生梟獍。寶寅敗逃。醜奴請降。關龍已定。賈彥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顯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卿宜高枕秀容。兵不須出。榮得詔大笑曰。天下亂形已成。朝廷反說太平無事。吾豈可因詔而止。善念已久。豈片語可止。乃請天穆到府。遍召諸將共議。衆皆曰。朝廷不准發兵。是有疑我之心。此事豈可遂已。於是榮復上書。其畧云。

今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懼。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畧。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環。荷

北史演義

卷十三

二

國厚恩。未應忘報。宜早發兵。東越下口。以攝賊人之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兵將。雖少。願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溢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併洛周之衆。恩威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若允臣所請。大功可立。臣整率師旅。以待唯陛下鑒之。

一面進表。一面與師。署高歡爲都督。統領十萬人馬。高歡從此得意。鎮守桃林寨。日夕操練。以待征調。自領馬步

兵三十萬。結營井陘之上。旌旗映日。殺氣連雲。附近

州縣莫測其意。人人疑慮。個個驚心。表到京中。舉朝大駭。太后見其不肯罷兵。恐有變亂。召廷臣問策。中書舍人徐紘出班奏曰。臣有一策。可制爾朱之命。后問何策。紘曰。爾朱榮世據秀容。畜牧蕃息。兵勢強盛。皆因能用人也。太后亦能用人。只是用了君輩耳。今其手下將士。或反賊餘黨。或罪臣子孫。懼禍亡命。皆被爾朱榮收納。授以軍職。賜之財帛。衆人懷恩感激。無不盡心協力。故所向克捷。威振山西。臣意莫若先離其黨。私行聖旨。許以高官厚祿。錫以金書鐵券。密令暗圖爾朱。則

北史演義

卷十三

其黨必貪朝廷之賞。羣起而誅之矣。真小兒之見。太后大

喜。如計而行。時有爾朱榮從弟世隆在京。爲直閣將軍。探得朝廷陰謀。密將此事報知天寶。天寶大怒。乃召集諸將。謂曰。今朝廷有密旨到來。命汝等圖我以取富貴。汝等若貪朝廷官爵。請從此別。若願隨我者。當留麾下。慎勿心懷兩意。暗生反側也。衆將皆曰。某等遭時不遇。窮困風塵。得遇明公。拔之糞土之中。置之將士之列。執鞭墜鐙。生死願隨。朝廷富貴。非所敢望也。榮大喜。道卿等若不相負。朝廷賜來官爵。當盡

留之等。我日後得志，照其所書之爵相授，衆皆拜謝而退。且說太后聽了徐紘之計，以爲事必有成，不以爾朱爲意。淫亂如故，時有武都人楊白花，少有勇力，容貌雄偉，太后逼而幸之。白花懼禍，及南奔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歌曰：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闈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歌極悽婉

北史演義

卷十三

四

一日鄭儼進宮，聞其歌，知太后思念白花而作，曰：陛下何多情也！太后曰：情之所鍾，不能自己。吾念白花猶念卿也。儼曰：臣蒙太后寵愛，奈帝屢欲殺臣，白花所以懼禍而逃也。太后曰：近聞潘充華懷孕將產，若生太子，吾將幽帝南宮。以生太子爲幽帝地，想路奇極。立太子爲帝，誰敢違我？儼曰：倘生公主，奈何？太后曰：卽生公主，吾盼附監生人等，詐言太子竟瞞了天子大臣，吾計亦可得行。儼曰：太后之見，果智逾良平。燕雀處堂，幾有遠計，一手能遮。

二人計議已定，探得潘妃產期已近，太后親臨

絳陽宮帝與潘妃接見太后告帝曰我聞兒女出胎之時不要父母相見恐有妨剋官家與妃年少恐未之知故吾來告帝于數日內宜往別宮遊幸吾在此看視帝以太后言爲誠從之太后私囑其下曰妃生育時若生太子固不必言倘生公主亦必詐言太子報知于帝使帝心欣喜有罪我自赦之衆皆聽命未幾潘妃生下一女報帝太子生帝大喜卽乘步輿至絳陽宮太后迎而賀之帝亦爲太后賀帝欲見兒太后曰不可太子新生待三日後方可見面孝明真是小兒何一

北史演義

卷十三

五

思至帝乃出御前殿頒詔改元武泰大赦天下百僚

稱賀却說盧妃宮中有一宮女慧娘係西番國貢來之女年十四心性慧巧兩耳通靈能知合宮大小事告盧妃曰潘妃所生乃女子也妃曰汝妄言不畏死乎慧娘曰此皆太后鄭儼之計所以假稱爲男者將不利于帝妾不言負夫人夫人不言負帝矣言甚明決如

言不實願敢斬首階前妃大驚至晚帝宿宮中盧妃將慧娘之言告帝帝立召慧娘問之慧娘如前言以

對帝命收入永巷謂盧妃曰明日朕往驗之倘其言

虛殺之以絕亂傳。次日帝至潘妃宮。見太后曰。朕欲觀太子浴。太后沉吟久之曰。太子已浴過矣。帝疑之。因問太子何在。太后曰。在龍床上睡熟。帝起請太后同去一看。揭帳視之。目細口小。絕不似男子模樣。帝曰。此莫非女乎。何絕無男子相也。不悅而出。何不看其隱處太后知帝已識破。不好再瞞。設宴絳陽宮。召帝及胡后同飲酒。半屏退左右。謂帝曰。帝年十九。尙無子嗣。吾故假言生男。以悅帝心。其實女也。胡后聞之大驚。帝忿然作色曰。朕因母后言。誕生太子。故頒大

北史演義

卷十三

六

赦之詔。受廷臣之賀。今言是女。教朕有何面目居臣民之上。拔劍而起。太后驚問曰。帝欲何爲。帝曰。今殺此女以洩吾忿。更太后變色不別。而還北宮。胡后向帝再拜曰。此雖女子。亦是陛下骨血。奈何殺此無罪之兒。以觸太后之怒。帝收劍頓足大恨。是夜帝宿別殿。轉輾不寐。思想慧娘之言。句句是實。必殺徐鄭。庶杜後患。但受制太后。不敢輕動。如何設法除之。見窻外月光如晝。起身步出階來。忽聞碧沼池邊切切言語。遣內監問之。回奏云。是巡宮大使與直閣將軍爾

朱世隆講話帝召世隆至世隆倒身下拜帝問卿爲直閣幾年矣曰三年又問秀容爾朱榮係卿何人對曰臣之從兄又問爲人若何對曰臣兄榮智勇兼備忠義是矢惟有赤心爲國上報天朝越在外臣常以不得親近至尊爲恨帝曰卿兄若此是社稷之臣也朕欲召入輔政可乎世隆再拜曰此臣兄之願也言畢退出帝聞世隆言暗想欲去徐鄭礙于太后爾朱榮兵威足以制之不若密召向闕以脅太后以討二臣之罪吾患除矣

當時朝臣不皆太后心腹孝明一振朝綱除鄭嚴之徒易如反掌而

北史演義

卷十三

七

乃召外兵除之舍易就雖亦愚矣哉

次日乃召世隆言之授以密詔一

道令其內勦太后外避百官暗暗遣人賁往世隆大喜受命再說爾朱天寶北兵井陘界口日日揚威耀武忽有天子密詔到來召他引兵入都誅除姦黨世隆亦有書至不勝大喜

此詔來得正好

元天穆知之亦來告

日以弟之威除徐鄭之徒如拉枯枝乃百世之功機不可失榮于是卽令使者回奏曰臣欲掃清朝野久矣今接帝旨敢不星夜赴闕制姦臣之命報陛下之德使者已去遂與天穆商議須得一智勇之將使爲

前鋒先進。天穆曰：賀六渾可當此任。榮從之。詔六渾
為先鋒，付精兵三萬，以尉景、段榮、劉貴、賈顯智、蔡雋
孫騰、六將副之。六渾將行，謂妻昭君曰：吾有軍事，當
卽起程，不及復顧家矣。昭君曰：大丈夫公爾，忘私努
力，王事可也。奚以家為？昭君絕無兒女氣，知其志不在小。六渾曰：聞

汝言，令人意豁，遂行。天寶亦告其妻北鄉公主曰：吾
將入靖內亂，明日行矣。公主曰：吾夫威名太盛，致朝
廷疑懼，詔書到來，未識真假，莫若遣將先發，將軍暫
緩數日，以觀人情。向背榮于是停軍不進，且說帝自

北史演義

卷十三

發詔後，無一人知。使者回奏，爾朱榮得詔大喜，不違

時刻起兵。聞之，頗生疑慮。段注：見人作事總是信于事前而疑于事後者。長

樂王子攸與帝素相愛，因召入涼風堂密告之。故子

攸大驚曰：陛下悞矣。爾朱榮數世強盛，威鎮北邊，其

人殘暴不仁，屢有飛揚之志。今若召之入內，是開門

揖盜，徐鄭雖除，為禍更甚。慮得是漢代董卓之事，可鑒

也。帝大悟曰：此舉匆匆，悔不與卿商議。今惟發詔止

之耳。子攸道如此，幸甚。乃復遣使諭榮曰：鄭徐之徒

少創威權，卿且安守，待朕誅之。然後召卿入朝，以清

外寇榮得詔大驚曰此非帝意必有人阻之者然吾有此詔且勿遽發斯時六渾之軍已過上黨聞有詔

亦止按定外邊兵馬方好細敘朝中情事那知事雖秘密而兩次降詔

已露風聲徐鄭二人一聞此事嚇得魂飛魄散入告

太后曰帝怨臣等以及太后密召爾朱榮誅戮臣等

臣等固不惜一死但恐太后性命亦不能保奈何大

后怒曰是見欲奪吾權結外兵為援今先廢黜幽之

南宮便了二人曰非計也帝以無罪見廢朝臣不服

爾朱轉得藉口興師矣臣等却有一計陛下如能行

北史演義 卷十三 九

之方保無事太后曰計將安出卿且說來二人說出

此計管教大逆頓成同反掌至尊一死等鴻毛且聽

下回細述

胡太后但知淫亂不顧利害至以女為男更屬

婦女之見孝明質地忠厚為母愚弄至欲召爾

朱榮入誅徐鄭尤為失策爾朱虎視眈眈正欲

發難而無由今乃召之是猶招虎入羊羣也與

何進之召董卓何異天厭魏德益有莫知為而

為者昭君與六渾臨別數言真巾幗丈夫哉

終

